

又到粽叶飘香时

粽子情缘

陆月如

自从外婆过世后，母亲就不再包粽子了，当中有一段触动人心的往事。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母亲，10多岁的她除了每天劳作攒工分外，晚上还要到大街上去捡烟头。生活于水深火热的她，哪里敢奢望在端午节里吃上一个粽子呢？

就在那年的端午节前夕，母亲如常到街巷捡烟头，突然一股特别的香味从一间绿色琉璃瓦的大院里飘出来，饥肠辘辘的她停下脚步，用鼻子贪婪地吸着香味，馋得直流口水。此时，大院的门打开，走出一位老人，正好看到母亲使劲吸味的样子，老人笑着招手，将母亲带进屋内。

在大院正中，一只巨大的铁锅正在“咕咚咕咚”地煮着东西，清香由此传来。老人拉着母亲走近锅边，掀开锅盖，一阵白烟立即把母亲和老人包裹起来。随着烟雾散开，母亲看到一个个饱满的粽子正躺在翻滚的水里泡得正欢，母亲狠狠地咽下涌出来的口水。

此时，老人用筷子挑起两个大粽子放在盘子里，又用筷子往粽子里戳了一下，接着用一大块蕉叶把两个大粽子包起来，递给母亲面前。母亲忙摇头不敢接，老人摸了摸她发黄的短发，叹息一声，硬是让母亲带回家给家人享用。

母亲提着那两个大粽子，如获至宝，一步并两步跑回家。小小的屋里，母亲一家八口人，围拢在一起，虔诚地端详着两个温热的粽子。外婆脱下了劳作的黑衣，把手洗干净后，轻轻地解开了芦苇绳，再一片一片地剥开了散发着独特香气的竹叶，裹在里面的粽子如羞涩的少女，带着让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呈现眼前。接着外婆用筷子从粽子中间往两边一圈圈地夹开，只见里面有一层亮晶晶的肉皮，一只橙黄的咸蛋、几粒花生仁、一颗颗红豆点缀在粽子的里里外外。外婆先是夹起一块递给了外公，接着每人一小块，母亲分到了一块带着咸味的粽子，一家人如吃佳肴般细细地品尝起来，竹叶上留下几粒糯米以及筷子上余下的一点油星都没剩下。

从那以后，那个白白胖胖的粽子便深深印入到外婆和母亲的心里。随着改革开放吹遍全国，母亲才有能力买材料包粽子了，外婆和母亲从学着包到后来成了村里包粽子的能手，她们的粽子里面总会有一层亮晶晶的肉皮、一只橙黄的咸蛋、几粒花生仁、一颗颗红豆点缀在粽子的里里外外。

20世纪90年代末，80多岁的外婆处在弥留之际，躺在床上张着嘴想说什么，母亲心领神会地跑进内屋，端来一盘粽子，一点点喂进外婆的嘴里，没有牙齿支撑的两片薄嘴唇一上一下咀嚼着……端午节第二天，外婆就过世了。自此，母亲再没有包过粽子。

一晃20多年，直到我儿子嚷着要吃外婆包的粽子，母亲才重拾手艺。一番麻利功夫，一个个饱满的粽子就如刚出世的宝宝一样，煞是可爱。3个小时后，竹叶和糯米的香味充盈了整个厨房，母亲将一个热气腾腾的粽子剥开，白嫩嫩粽子点缀着点点红豆，犹如一位穿着轻纱的少女躺在墨绿色的席子上。

品尝中，母亲告诉我，当年那个送她粽子的人是一名热心华侨，每隔两三年回来都会煮一大锅粽子分给邻居享用，以谢大家帮其照顾大院之情。当年华侨错把母亲当成邻居的孩子，送给了她两个粽子。我相信这位华侨万万没想到，因为这两个粽子，温暖了母亲一家的心。

母亲重拾手艺后，每年都会包很多粽子，送亲人、送邻居、送朋友、送小区门卫。母亲说，生活不容易，一个粽子也可以温暖人心。

近日母亲又开始包粽子了，一边包着一边记着要送给谁谁，看着那一堆刚从母亲手里生出的“粽子宝宝”，我分明看到了一颗颗新的希望。

端午草木香

王同举

对于草木，乡下人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恋与敬畏。散落在乡村大地上的各种草木，除了可用于架构房屋、打造农具、饲养牲畜等，还能烹制出各种美食，端上餐桌。在乡下，许多时令习俗也与草木密不可分，比如端午节，包粽子、做艾糍、插艾草、佩香囊等，用料皆取材于寻常草木。因而，每逢端午，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迷人的草木香。

“芦苇高，芦苇长，芦苇荡里捉迷藏。多少高堂名利客，都是当年放牛郎。”村后的河堤边，有一片芦苇荡。入夏，芦苇长成了1米多高，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总是诱惑着我们奔向它。这片芦苇荡就成了孩子们的一个天然游乐场。放学后，我们把牛儿赶到河岸边，撒了牛绳，钻进芦苇丛中，捉迷藏、掏鸟蛋，或摘下一片芦叶，卷成芦笛，“呜呜”吹响。

芦叶宽大，叶面柔滑，色泽油绿清亮，耐蒸煮，非常适合包粽子。端午前夕，父亲都会去河边砍芦苇，把砍下来的芦苇拖回家中，摘下芦叶，适当修剪、整形，稍稍焯水，然后用清水漂洗，浸泡在盆子里，以备包粽子之用。我经常凑近去闻，那股淡淡的芦叶香，让我迷恋。母亲说，要等到端午，裹上糯米蒸熟后，那才是真正的香。母亲的活总让我对端午无比期待。

乡下的池塘边，生长着一种水草，乡下人叫它蒲草。初春水凉，大多数水草还是倦怠的枯黄模样，蒲草的嫩茎就已经拱出泥土，从水底悄悄发芽。待到夏日，一片片狭长形的蒲叶探出水面，向上延展，拥簇在一汪碧水之上，随风摇曳，风姿绰约。蒲草是水中最为霸道的植物，长势旺盛的时候，它们能挤占大半个池塘。

看似毫不起眼的蒲草，到了端午，却能派上大用场。“蒲草韧如丝。”晒干后的蒲草，细长、柔韧、耐拉伸，而且带有一种菊本植物的清香。乡下人习惯用干蒲草绑粽子。每次陪同母亲去割蒲草，我都会自告奋勇地跳下池塘，累了，就把小小的身子埋入蒲草丛中，鼻腔里充斥着蒲草的清香，炎炎夏日便被挡在外面。最好玩的是采蒲棒。蒲棒是蒲草的花穗，呈棒槌形，红褐色，远看像一只只蜡烛在水波之上燃烧，因而也被称为“水蜡烛”。成熟后的蒲棒变得蓬松、柔软，搁在手心里轻轻捏捏，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非常奇妙。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绿着衣。”诗中所提到的植物，其叶片纤细，边缘长满了绒毛。它就是艾蒿。在乡下，坡地、池塘边，艾蒿的身影随处可见，它像乡下孩子一样野蛮生长。艾蒿有一股浓郁的药味，平日并不招人待见。小时候，放牛、割猪草，路过一丛艾蒿，衣裤上总能沾染到艾蒿的气味，经久不散。当然，艾蒿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冷落而自暴自弃，它依然生长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是艾蒿飘香的日子，埋在杂草丛中的艾蒿立马有了身价。那些在孤寂中坚守的日日夜夜有了丰厚的回报。人们纷纷念起了它的好，它的药味也变成了沁人心脾的香。端午这天，父亲会去野外采一束带露水的艾蒿，挂在门框上，据说能辟邪。离开泥土后的艾蒿，似乎亲近了许多，倒也清香宜人。

干枯的艾蒿，父亲也不舍得扔掉，把它拧编成“火绳”。到了晚上，点燃一束艾蒿，缕缕青烟袅袅盘旋，拿着它绕着墙角走一圈，那些扰人清梦的蚊虫纷纷四下逃散，我就在这淡淡的艾香中恬然入睡。

端午节，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与草木同在，似乎这些草木是为端午而生。端午草木香，清香源于自然，存于心底，是永远不变的故事味道。

端午节里忆故乡

刘红菱

父亲出生在端午节前，爷爷奶奶便叫他“端阳”。老人家习惯把端午叫端阳。据说现在端午节的别称已达20多种，“端午”“端阳”“重五”……均指的是五月五日这天。在我家乡不远的湖北宜昌把五月初五这天叫“小端阳”，五月十五这天叫“大端阳”。我想不管什么都代表着大家对这个节日的一种独特理解。虽然对于这些传统节日的记忆我们大抵停留在小时候，但这并不能遮蔽关于这些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及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或它镌刻在大家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和亲身体验。

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它的难忘记忆。

五月的阳光和煦而明媚，栀子花、凤凰花竞相开放，空气中沁人心脾的花香和粽子的清香肆意流淌。外婆家的大黄狗在院子里放肆撒欢，扑腾得鸡飞狗叫。外婆在厨房和饭桌间来回穿梭，外公东瞧瞧西看看，妈妈兄妹几人从不同的地方奔赴而来，围在桌边谈笑风生。浓浓的节味从热腾腾的饭菜里，从浓稠而温馨的团聚中飘然而出。一年又一年，多少个端午节流过我记忆的只是这一个瞬间。

“樱桃桑椹与蒲昌，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每个节日都有每个节日的习俗，端午节不外乎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但细究起来，各地的端午习俗都不尽相同。在我的同乡沈从文先生的笔下，他的故乡湘西小镇端午节时妇女、小孩要穿新衣，额角要用雄黄酒画“王”字，全家到河边看划船，自由下水捉鸭子；而他的学生汪曾祺老师的故乡江苏高邮端午节的习俗却是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午饭要吃“十二红”等。在北京，端午节这天不能打井水，据说为了避井毒。而在南京，端午节这天每家却要打一盆水，加少许的雄黄和两枚铜钱用来洗脸，说是可保一年没有眼疾。在岁月的侵蚀中，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已变得暧昧不清，只有门上悬挂的菖蒲、艾草、吃粽子、划龙舟等风俗，还约略暗示着它与屈原的关联。

如果粽子、龙舟、艾草是一种意象，那么端午节就是一种意境了。

每到端午，我们自然想到屈原。而我的故乡湖南汉寿，与屈原甚有渊源。1997年，黄露生教授发表了《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一文，揭开了屈原故里湖南汉寿研究的序幕，时至今日，不少专家学者仍争论不休，各持一端。不论屈原故里是湖北秭归还是湖南汉寿，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只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伟大的诗人曾在我的家乡驻足停留生活过，并将它写进了自己诗篇的辞赋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2300多年前，流放的屈原与偶遇的渔翁之间展开对话故事的发生地“沧浪之水”就在汉寿县城境内，两人交谈的地方就是沧浪水流入沅江的入口，名叫沧港，如今叫沧港镇。我的外公外婆就生活在这里。

2300多年来，宽阔的沧浪水一直静静流淌着，当年诗人屈原和渔夫的应和仿佛还在湖面上回荡。每年五月五端阳节这天，沧浪河上总会举办声势浩大的龙舟赛，一年一度，从未间断，并且船头一律向东，对准汨罗江和洞庭湖的方向，更让人奇怪的是每年的前三名差不多都被沧港镇的龙舟夺去。据当地乡民讲，屈原自沉的消息传到沧港后，当地乡民立即鸣锣聚众，举楫竞渡，去打捞屈原尸体。所以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划船本领，而且代代相传。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原来，我们真正意义上，值得回味和怀念的记忆是在这里，在这些传统节日里。

康宁坊的西米粽

杨雨

公鸡一打鸣，我们就要在父母母亲的召唤下起床穿衣，在弯月悬空、天色微亮的五更天，睡眼惺忪地往河边走，掬一捧干净的河水洗脸漱口，最直观地感受这端午风俗带来的清凉意味。

在豫西南小城，流传已久的传说是：端午前夜，药王爷在人间洒了百味草药，药水凝结在露珠上，露珠滚落到河水里，在太阳升起之前，若以河水洗脸，可以明目醒脑、祛邪防病。所以，我们村的那条无名小河就在端午这天有了别样的神圣色彩。洗脸之后，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开始羡慕彼此手腕绑着的精美五色线，胸前佩戴的玲珑小香囊。“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那时候，少年心切切，总觉得人家的物什比自家的好出几分。

这一天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蜜枣粽。打开苇叶，剥开糯米之后，那晶莹剔透的蜜枣，一口下去，满口香甜，留下最原始的味蕾记忆。豫西南小城的端午节还有煮鸡蛋、咸鸭蛋和煮大蒜的习俗，于物资匮乏的年代而言，柴火锅中烧出来的五谷杂粮，都有着朴素乃至粗粝却香得纯粹的感觉。

我落户于江门后，在岳父母所生活的这个叫康宁坊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体验着岭南与中原风俗的诸般不同。康宁坊，作为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的一个古旧街区，不仅在砖瓦间保留着久经风雨的街巷样貌，而且在节日里保存着代代相传的乡土习俗。康宁坊这个漂亮的名字是如何来的已难以考证，但我猜想，它定是寄托着起名人祈望这里风调雨顺、康乐安宁的夙愿。

康宁坊的端午节是十分热闹的。临近端午前的一周，岳父母便已准备好竹叶、捆绳、糯米、西米、艾草、蛋黄、肉丁等诸般物件，择周末的时日把家族中的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在厨房里、在客厅间、在屋檐下，有洗竹叶的，有剪扎绳的，有炸肉丁的，有切蛋黄的，有剥花生的……一家人分工协作，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两三个五六岁的小孩坐在小板凳上，瞪大眼睛，看80多岁的祖母和60多岁的婆婆如何用勺子把西米放在手心竹叶间，然后熟练地包裹、捆扎，像是做游戏一般。娃娃们看久了，渐渐懂得了门道，也要学着祖母和婆婆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包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粽子来，拎着它到大人面前炫耀一番。在各式粽子摆满箩筐的时候，小娃娃能够精准地指着某个粽子，说：“看，这是我包的！”一脸骄傲与喜悦。

这边厢包着粽子，那边厢几个壮汉在巷子里支起一口大锅，锅底下干柴烈火，把一锅水烧得嘟嘟响。一箩筐一箩筐的粽子放进去，再把火烧得旺旺的，不一会儿粽子在开水里翻腾，整个巷子粽香四溢。我常被安排烧火，看着熊熊燃烧的火苗，恍惚间又回到儿时在那豫西南老家灶房烧锅的场景。

岭南的粽子跟月饼一样种类繁多，咸肉粽、豆沙粽、灰水粽、鸳鸯粽等等，不胜枚举，配料更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然而，在各式口味的粽子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西米粽，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那种甜恰与蜜枣粽相似，吃起来顺口顺意，应该是原始味蕾所起的作用吧。

我记得一个视频，一位胡须花白的外国老人给他的教友讲解广东人问候语“食咗饭未”的含义，他动情地说：“中国人知道饥饿的滋味，所以遇到人总是先问‘吃了没’？如果你没有吃，那么无论我有什么，都会请你坐下来一起吃。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以及对他人的关怀。”一个节日，一类饮食，一种文化，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烟火气是难得的，在端午节的粽子里，在悠且长的滋味里，让我们许下国泰民安、康乐安宁的朴素愿望，以告慰如屈原般爱国赤子的心。

